

一介女流 浮浮生

我極少捐款與一般慈善團體，但對這個佛教團體卻例外，雖然銀根緊絀，只有將久已珍藏的限量版銀幣拿出來，讓他們義賣，相信得的款項不會少。如此支持他們皆因他們的主事者是一位比丘尼，一介女流，一介村婦，教育程度不高，只一心嚮往佛教，追隨一位大師出家，平平實實的過活，發願如觀世音菩薩般，救苦救難，從自己的窮鄉推展至世界，從數位隨從每天購取一分一毫的手工業去幫助貧困之人，慢慢做到本國的天災必第一時間出現救助，繼而國外的天災及濟貧亦第一時間出現，這皆源於自幼見到眾生老、病、死、貧窮產生的悲願。這悲願感動了社會上一些商界精英，聯手出錢出力去協助這位弱質女子，我亦深受感動，樂意去介紹人參加他們的組織，當義工，及推介他們的工作，勸人捐募等。

多年來，我忙於世務，鮮有往訪他們，只憑外界的報導及他們出版的刊物，瞭解他們的動態，只見他們發展急速，認同及受感動的人愈來愈多，義工亦相應增加。俱穿著整齊醒目的制服，讓人有如沐陽光、希望之感，亦給人一種紀律認真的感覺，沒想到一介女流，竟有如此魄力，締造一種大將、軍紀的力量。我隨喜其成就，亦自傲於自己的眼光。可是，心中隱隱覺得不對勁。卻說不上因由。

隨後，只見很多義工離開，不斷有新的義工加入，最早期及較早期的義工幾乎全部離開，我曾詢問一些早期義工離開的理由，皆支吾以對，坦言時光若能倒流，定不會加入他們的組織。亦有人言，每一個組織必有人事更替，不足為怪。

心中的疑惑，摧促我到處打聽。傳聞這個龐大的佛教組織，出家人寥寥可數；並不注重法義，他們的活動，演講等俱圍繞世間善行、愛等，極少觸及佛教的無我，慈悲等主張，而他們的資深義工，更坦言不懂佛法，不談佛法，只懂濟難，實幹；他們供奉碩大的主事比丘尼像，卻只供奉一尊極細小的佛像，更不尊稱佛，只隱晦地稱為世間覺者。更傳聞他們的賬目混亂，不清楚，甚至操控在少數親朋中，猶如家族營運。還有傳言牽涉入軍火買賣中。一時間，傳言不絕，皆是不好，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。

我呆在家裏，獨個兒躲在黑暗中，不想出外，不想見任何人，沒想到被一介村婦弄至耿耿於懷，久久不能平復。